

政治經濟學參考資料

(一)

東北財經學院

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瀋陽 · 一九五四年



評「阿·波格丹諾夫：經濟學簡明教程」^①

列 寧

波格丹諾夫先生的這本書^②代表着我國經濟學論著中的好現象，它在其他許多同類經濟學入門書中不僅「不是多餘的」（像作者在序言裡所「希望」的那樣），而且肯定地說，它是其中最好的。因此我們想在這個短評裡使讀者們注意這本書的突出的優點，並且也指出我們認為在再版時最好能改進一下的幾處不很重要的地方。應該認為，由於讀者大眾對經濟問題有很大的興趣，這本有益的書底再版是不會等待很久的。

波格丹諾夫先生底「教程」的主要優點在於，這本論述問題很多而範圍又極其廣泛的書，從第一頁到末一頁思想首尾一貫。作者一開始就給政治經濟學下了又清楚又確切的定義：「政治經濟學是從發展過程中研究社會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的科學」，作者在這本書中從來也沒有離開這個觀點。但是有學問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對這個觀點却往往瞭解得很差。他們搞得胡里胡塗，總把「社會生產關係」說成生產，在自己厚厚的講義上滿滿地塗着許多內容空洞，根本與社會科學無關的陳腔濫調和例證。

① 列寧的這篇書評寫於一八九八年二月，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刊載於「神的世界」雜誌第四期，列寧全集的這篇文章是根據該雜誌的原本印的。——譯者註

② 波格丹諾夫的這本教程在一八九七年於莫斯科出版，全書共二百九十頁。——譯者註

「教程」的作者絕沒其他教程的作者常常在解釋概念、分析每種概念的個別特點上精彫細鏤大作文章的那種煩瑣議論。但該書敘述的清楚程度並沒有因此受到損失，却反而是更清楚了，讀者是會獲得例如對資本這一類範疇的社會意義和歷史意義的明確概念的。將政治經濟學認為是研究各歷史發展階段社會生產結構的科學，這個觀點就是波格丹諾夫先生底「教程」中闡述這一科學採取的程序的基础。書中起初簡略地闡述了這一科學的「一般概念」，最後，簡短地闡述了「經濟思想史」。第三章「經濟發展的過程」敘述這一科學的內容，這裡的敘述不是教條式的（即大多數教程通用的那種）敘述，而是按經濟發展的順序敘述的方式，也就是依次敘述原始氏族共產主義時期，奴隸制時期，封建主義和行會時期，最後，資本主義時期。政治經濟學正是應該這樣敘述。也許有人會反對說：這樣一來，作者無可避免地會將同一理論部份的敘述（譬如「貨幣」）在各時期間都打斷，並陷於重複。但是按歷史階段敘述的主要優點完全能彌補這個純粹形式上的缺點。難道這還算缺點嗎？書裡重複的地方並不多，而且這些重複對初讀者是有益的，因為初讀者會更確切地領會那些特別重要的原理。例如，將貨幣的不同職能放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來敘述，這就向讀者清楚地說明，對這些職能進行理論上的分析不是根據抽象的憶測；而是根據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真正發生過的現象進行精確研究的結果。對歷史上特定的各種社會經濟結構的概念的敘述是極為嚴整的。要知道，政治經濟學入門書的全部任務就是要使研究這門科學的人對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以及每一制度的根本特點獲得基本瞭解，它的全部任務也就是使已經領會這本初級入門書的人，在進一步研究這一學科時有正確的方向可循，使他懂得現代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都和經濟學問題有着最直接的關係，從而對這種研究發生興趣。政治經濟學入門書中十之八九正是缺乏這些。他們的缺點還不祇是在於他們通常局限於對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即資本主義）的敘述，而且是在於他們不會把讀者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制度的根本特點上去，一方面

他們不會清楚地確定這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歷史意義，說明它的產生過程（和條件），另一方面也不會說明它進一步發展的趨勢；他們不會把現代經濟生活中的個別方面和個別現象，解釋爲一定社會經濟制度的組成部份，即這一制度根本特點的表現；他們不會給讀者以妥當的指導，因爲他們通常在敘述一種思想時，前後系統極不連貫；最後，由於他們對各種經濟問題的意義瞭解得既極狹隘，且又毫無聯系，同時在「詩意的混亂」中將經濟、政治、道德等等「因素」攪作一團，就不會使讀者發生興趣。只有對歷史作唯物主義的瞭解才能澄清這種混亂，使我們對社會經濟的特定結構具有廣泛聯系的和可以理解的觀點，即將它看作是人類的全部社會生活特定結構的基礎。

波格丹諾夫先生底「教程」的突出優點在於作者始終如一地採取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當他論述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定時期的時候，通常都是在「說明」中加入對政治制度，家庭關係以及由於該經濟制度的根本特點而產生的社會思想主要派別的概述。作者在闡明某一經濟制度如何將社會確定地劃分爲階級之後，就說明這些階級在該歷史時期的政治、家庭、精神生活各方面所表現的形態，說明這些階級的利益又如何反映在一定的經濟學派中，例如主張自由競爭的學派就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利益，而反映這個階級晚期利益的是庸俗經濟學派，即辯護學派。作者十分正確地指出歷史學派和講壇改良主義學派（即「現實主義學派」，或者叫作「歷史倫理學派」）和一定的階級地位的關係，作者指出應該把這兩個學派認爲是「折衷學派」，他們認爲法律政治制度等等的來源和作用是「超階級的」，這種概念是內容空洞而且虛偽的。作者也把西斯蒙梯和蒲魯東的學說和資本主義底發展聯系起來看，很有根據地把他們列爲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派，（指出他們維護資本主義社會中佔有中等過渡地位的特殊階級底利益的思想根源，並毫不客氣地認定這類思想的反動作用。）由於觀點始終一貫並善於將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和該經濟制度的基本特點聯系在一起觀察的結果，作者對工人參

與企業利潤的分紅（爲「工資形式」之一，這種形式「極少能對參與者有利」）；或對「形成於資本主義關係中」，而「實質上只是使小資產階級增加」的生產合作這一類現象的意義都作了正確的評價。

我們知道，正是波格丹諾夫先生底「教程」中的這些特點，一定會激起很多的非難。不言而喻，俄國「社會倫理」學派的代表和保衛者是一定要不滿的。那些認爲「從經濟上理解歷史問題，純粹是學院式的問題」的人^①，以及很多別的人，也一定要不滿的。但是，除了這種可以說是黨派上的不滿以外，大概還有人會指出說，提出的問題太多了，以致「簡明教程」的闡述過於簡略，它在二百九十頁的篇幅中，敘述了從氏族公社和原始野蠻人起，到資本主義卡特爾和托辣斯止的所有經濟發展階段，古代社會和中世紀社會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及各種經濟思想史。的確，阿·波格丹諾夫先生底闡述是極爲簡單的，他自己在序言中就指出了這一點，並直截了當地把自己的書稱爲「大綱」。毫無疑問，作者某些提綱式的意見，對於希望熟悉政治經濟學的初讀者來說，將會是難於理解的，這些意見中，大部份是關於歷史性的事實，也有的是關於更詳細的經濟理論問題。但是，我們認爲，這是不能歸咎於作者的。如果不怕那些三不四的非難的話，甚至可以說，我們認爲書中有這一類的意見，乃是這本書的優點，而不是缺點。其實，要是作者對每一個這樣的問題都加以詳細敘述、闡明和論證，他的書的篇幅就會擴大得無邊無際，就會和簡明入門書的任務完全不相符合。而且，要在這樣的教程中（即便是篇幅最多的），要把現代科學上有關所有各個經濟發展階段的情況，以及從亞里斯多德到瓦格納的經濟思想史的全部材料完全敘述出來，也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作者撇開了所有這些問

① 「俄國思想」雜誌（一八九七年十一月號，書報評論，五一七頁）的評論是這樣認爲的。當時曾有過一些這樣的小丑——作者註

題，那麼，由於縮小了政治經濟學的範圍和意義，他這本書的價值肯定會降低。我們認為，現有的這些提綱式的意見，將會使這本大綱的教者和學者得到很大的益處。對於教者，沒有什麼可說的。但學者却可從這些意見的總和中知道，政治經濟學並不是隨隨便便^①，沒有任何基礎知識，不熟悉很多很重要歷史問題，統計學問題，及其它別的問題，就可以研究的。學者還可以知道，並不是從一本或甚至幾本教科書和教程中，就能夠熟悉社會經濟和它的發展，以及它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等各種問題的，因為這些教科書和教程的特點往往是「敘述簡明」到驚人的程度，同時，其內容貧乏和廢話連篇也是驚人的。學者也可以知道，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各種最惹人注意的重大問題都是和經濟問題密切聯系着的，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社會的生產關係中。而所有入門書的主要任務正是這樣：提供所論述學科的基本概念，指出更深入地研究該學科的方向和這種研究的重要性。

現在就來談談我們意見中第二部份，即根據我們的意見，指出波格丹諾夫先生底書中需要修正和補充的地方。希望可敬的作者不會因為這些意見的細微甚至於挑剔而見怪我們，因為在大綱中的個別句子甚至個別字眼，比在詳細的闡述中更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

波格丹諾夫先生大體上是使用着他所遵循的那個經濟學派的術語。但是，談到價值形態時，他却以「交換公式」這個說法來代替這個術語。我們覺得這個說法是不够妥當的，在簡明入門書中使用「價值形態」這一術語的確也是不够適合的，最好代之以別的什麼，比如說：交換形態或交換底發展階段；否則，就會連「第二交換公式的優勢」(?)這種說法也弄出來了。談到資本時，作者竟沒有理由地忽略了資本總公式，而這個公式是能幫助學者領會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的共同性的。

① 正如考茨基在他衆所周知的「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書中所明確指出的。——作者註

在說明資本主義時，作者略去了關於商業和工業人口由於農業人口流入城市而增長，以及關於人口集中到大城市中的問題；使這個缺點更加顯明突出的是：談到中世紀時期時，作者詳細地敘述了城市和鄉村的關係，而談到現代城市問題的時候，作者只三言兩語指出說，它是支配着鄉村的。

談到工業的歷史時，作者非常武斷地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家內勞動制度」①看作是「手工業過渡到手工工場」這一時期中「發生的。我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把事情這樣簡單化，是不完全妥當的。」「資本論」的作者把資本主義的家內勞動放在關於機器工業的這一章中去敘述，他直接把資本主義的家內勞動歸結為機器工業對舊勞動形式實行改造的結果。事實上，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家內勞動這種制度，比如說，在歐洲和俄國都很盛行的成衣工業的家內勞動制度，看作是在「手工業過渡到手工工場」這一時期中「發生的。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家內勞動制度的出現是在手工工場以後，而且，我們認為對這個問題還必須多說幾句。

關於資本主義的機器生產時期②的這一章中的一個很顯著的缺點，就是沒有專門一節來敘述關於失業後備軍和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以及它如何由機器工業而產生，它在工業循環中的作用和它的各種主要形態等問題。關於這些現象，作者只在二〇五頁和二七〇頁上十分草率地順便提了一下，這無疑是很不夠的。

① 原書九十三、九十五、一四七、一五六等頁。我們認為作者恰當地用這一術語代替了由考爾薩克引用到我國文獻中來的「大生產的家內勞動制度」一語。——作者註

② 把資本主義嚴格地劃分為手工工場時期和機器生產時期，是波格丹諾夫先生底「教程」中的一個很大的優點。——作者註

作者斷言：「近半世紀以來」，「利潤的增長速度大於地租增大的速度」，這是過於大膽的。不僅是李嘉圖（波格丹諾夫先生提出這個意見正是反對李嘉圖的），而且馬克思也確認在所有一切條件下地租增長得特別快的一般趨勢，（甚至在糧食價格下跌的時候，地租的增長也是可能的）。最近期間由於爭奪美洲、澳大利亞洲等地的處女地而引起的糧食價格下跌（和在一定條件下，地租的下跌），只是從七十年代才劇烈開始的。而恩格斯在關於地租這一部分中①所作的關於現代農業危機的註解，是更為慎重得多的。在這裏，恩格斯確認各文明國家中有地租增長「規律」，它說明了「大地主階級底令人驚異的生命力」，其次，他只是進一步指出，這種生命力正在逐漸衰亡下去。

關於農業的那幾節，也顯得過於簡略。在關於地租（資本主義的）一節中，只十分草率地指出：地租保持下來的條件是資本主義農業（土地在資本主義時期仍然是私人財產，而且起着資本的作用）。——只有這麼一句！爲了避免任何誤解起見，關於這個問題，必須更爲詳細地談一談農業資產階級的產生、農業工人的狀況和這種狀況與工廠工人狀況的區別（生活和需求水平較低；把農民固着於土地或各種規定地主與農奴間關係的法律②底殘餘等等）。同樣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作者沒有涉及地租的起源問題。他敘述了關於隸農③和從屬農民以及關於我國農民的租金的意見以後，本來是應該簡略地說明從勞役地租到實物地租，然後到貨幣地租，以及從貨幣地租到資本主義地租的整個地租發展過程的①。

- ① 見卡爾·馬克思「資本論」，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三卷，六四〇頁—六四一頁。——全集編者註
- ② 此處「規定地主……的法律」一句，原是德文，由「神的世界」雜誌編者註出俄文。——譯者註
- ③ 隸農即古代羅馬帝國農村中大地主的小塊土地佃戶，他們對所使用的土地要付出實物或貨幣地租，後來由於負債，就變成爲地主的農奴。——全集編者註

在談到關於資本主義排擠農民的副業和因而使農民經濟喪失了穩固性的問題時，作者是這樣敘述的：「整個農民經濟變得更加貧困了，——它的生產總值在減少着。」這是很不確實的。資本主義使農民破產的過程，是農村資產階級對農民排擠的過程，這種農村資產階級是從農民本身中生長出來的。比如說，波格丹諾夫先生在描述德國農民經濟的衰落時，恐怕不能不涉及到擁有整塊（不分散的）土地的農民^②吧。在上述引用的那個地方，作者一般地談到農民，但接着却舉出了俄國實際生活中的例子——而且說到「整個」俄國農民的情況時，也是極為含糊的。作者在那一頁上寫道：「農民或者只從事耕作，或者到手工工場去作工」，就是說，——讓我們來補充一句吧——或者是變成爲農村有產者，或者是變成爲無產階級（帶有小塊土地）。關於這兩方面的發展過程，都是應該加以敘述的。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該書整個的缺點是缺乏俄國實際生活中的例子。在許多問題上（即便是這樣的一些問題，例如：中世紀的生產組織、機器生產和鐵路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長、危機和新迪加、手工工場和工廠的區別等等問題），從我國經濟文獻中舉出類似的例子，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對於初讀者來說，由於缺少他們所熟悉的例子，就很難領會這門學科。我們認爲，對上述不足的地方加以補充，並不會使該書的篇幅增加很多，而且也不會影響到該書的廣泛傳播，這種補充，在各方面說來，都是大家所十分希望的。

- ① 見卡爾·馬克思「資本論」，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三卷，六八八頁——七一六頁。——全集編者註
- ② 此處「擁有……的農民」一句，列寧是用德文寫的，由「神的世界」雜誌編者註出。——譯者註
- （田健、蔡宗魁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四卷）

農奴制崩潰的五十週年

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九日，距俄羅斯農奴制的垮台恰好滿了五十年。到處都在準備慶祝這個紀念日。沙皇的政府採取一切措施，要把黑幫派對於這個所謂「解放」農民的見解拿到教堂、學校、兵營、公共講座裏去特別宣傳一番。從彼得堡急急忙忙地對俄羅斯全國發出通令，要所有一切機關爲了向民間宣傳，除最反動的第三屆杜馬（俄羅斯議會——譯者註）政黨之一的「國民俱樂部」所用的書刊之外，不要訂閱其它的任何書刊。在某些地方，熱心的省長們已經進行到這種地步：把那些未經警察指導而成立的農民「改造」紀念日慶祝委員會（例如地方自治團體所舉辦的）加以解散，因爲慶祝的籌備事宜進行得不够滿足黑幫派政府的要求。

政府煩惱不安。它看到：不管是工人或農民無論怎樣受着壓制、恐嚇；無論怎樣無知和愚昧，只須簡單地一想起五十年前農奴制宣告廢除，那就不能不使那受地主老爺們的杜馬（議會）壓迫的，在農奴主地主以及他們的警察和官吏的胡作妄爲、暴力壓迫之下，而受苦受難千百倍於從前的人民，有所感觸，而激動起來。

西歐各國，農奴制的最後殘餘在法國，爲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所消滅；在其他大部份國家，爲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消滅。在一八六一年的俄羅斯，當了百年以上地主奴隸的人民，還沒有力量起來爲爭取自由而從事大規模的公開的自覺的鬭爭。那時代的農民起義還是孤立的、零碎的、自發的「騷動」，所以很容易就被鎮壓下去了。實行廢除農奴制的不是起義的人民，而是政府，在克里木戰爭失敗後，政府見到：要保存農奴制度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在俄羅斯，「解放」農民的是地主自己，是專制沙皇的地主政府和它的官吏。這些「解放者」是這樣使農民走向「自由」的，使農民被剝奪成個窮光蛋，從地主的奴隸地位走到被同樣地主和他們走狗們奴役的地位。

高貴的地主老爺們把俄羅斯農民「解放」到這個地步，把五分之一以上的農民的土地割奪給自己享用。農民爲着自己的爲血汗所澆灑過的耕地，必須繳納贖金，也就是要對原先的農奴主交納貢稅。農民對農奴主交納貢稅達數十億盧布，於是貧困破產越來越厲害。地主不但霸佔了許多農民的土地，不但把壞的、有時還把完全不能耕種的土地分給農民，而且總是安排圈套，把土地割分得，不是使農民沒有牧場和草地，就是沒有森林和牲畜喝水處。俄羅斯本部大部份省區的農民，即在農奴制廢除後，還仍然像從前一樣受着地主無止境的奴役。農民雖經過「解放」，依然是下賤的階層，納稅的馴民、黑骨頭（古代的俄羅斯，黑骨頭指平民，白骨頭指貴族——譯者），地主所指派的地方官老爺還是對他們侮辱，勒索捐稅，鞭笞拳擊，蠻不講理。

世界上沒有那一個國家的農民像俄羅斯的這樣，在「解放」之後，還遭遇到這樣的破產、赤貧、卑賤和侮辱。

可是，農奴制的垮台震動了全體人民，把他們從漫長的熟睡中喚醒過來，教會他們自己找尋出路，教會他們爲着完全的自由而親自進行鬭爭。

俄羅斯在農奴制垮台後，城市發展、工廠增加、鐵路建築都越來越快。資本主義的俄羅斯代替了農奴制的俄羅斯。以前定居的、閉塞的、生根在自己鄉村裏的、聽信神父而怕見官老爺的農奴制下的農民，現在爲生長起來新一代的農民所代替了，新一代的農民，常找零工度活，在城裏逗留，從流浪生活、出賣勞力的痛苦經驗中，倒學得一點東西。大城市，大小工廠中工人的數目逐漸增加。爲着對

資本家和政府作共同的鬭爭，工人漸漸團結起來。俄羅斯的工人階級，一面進行這種鬭爭，一面幫助數百萬農民抬頭、翻身、擺脫農奴的習氣。

在一八六一年，農民只能做到「騷動」，一八六一年以後的十年期間，英勇地努力喚起人民鬭爭的俄羅斯革命者仍然是勢力單薄，以致爲專制暴力所擊破。直到一九〇五年，在長期的罷工鬭爭中，在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長期的宣傳、鼓動、組織工作中，俄羅斯的工人階級便鞏固和壯大起來。於是，他就領導全體人民，領導千百萬農民起來革命。

沙皇的專制政體爲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所動搖。這一次革命頭一次把那些會爲農奴制所壓迫而還留着很惡劣印象的老百姓改造成爲開始明白自己的權利，開始感覺到自己力量的人民。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頭一次對沙皇政府，對俄羅斯地主、對俄羅斯資產階級表示出千百萬俄羅斯人已經變成公民，已經變成戰士，不再容許看作馴民、黑骨頭、而受虐待了。世界上無論何時何地，群眾要達到從壓迫和專橫之下確實解放出來，除了靠這些群眾自己獨立的、英勇的、自覺的鬭爭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只是動搖了專制政體，並沒有把它消滅。於是，現在專制政體對人民報復了。地主的杜馬（議會）實行箝制和壓迫更厲害了。不滿和憤怒又到處增長起來。邁出頭一步，就會跟着有第二步。在開始鬭爭之後就會再接再厲下去。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接着的應是新的第二次革命。農奴制崩潰五十週年紀念日使人們想起它，並號召爲它而進行鬭爭。

自由派哽咽欲哭地說：我們需要「第二次的二月十九日」。不對。只是資產階級的懦夫才能說出這種話來。在一九〇五年之後，不可能再有第二個「二月十九日」。人民已經學會了由下向上地鬭爭（並且現在還在學習着——根據地主的第三杜馬的經驗學習着），不可能「由上向下地把他們解放」。革命的無產階級既然出頭領導着人民，就不可能「由上向下地把人民解放」。

黑幫派分子有見及此，所以很害怕一八六一年的五十週年紀念日。沙皇黑幫派的忠實警大明什科夫，曾在「新時代」報上這樣寫道：「一八六一年防止不了一九〇五年」。黑幫派的杜馬和沙皇政府迫害他們的敵人的瘋狂暴行防止不了新革命，只能加速新革命的到來。一九〇八年——一九一〇年的沉痛的經驗，教訓人民進行新的鬥爭。在工人的夏季（一九一〇年）罷工之後，開始了大學生的冬季罷課。新的鬥爭正在發展起來——可能較我們所想的要緩慢些，但是，不可避免地一定會發展起來。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把那些躲避革命，不參加工人階級秘密黨的缺乏信心的分子清洗出去，爲着未來偉大的會戰而集合自己的隊伍並團結起來。

（原文發表於一九一一年二月八日（二十一日）工人報第三期）

（龍大均譯自俄文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七卷六四——六七頁）田健校

壓榨血汗的『科學』制度

美國資本主義走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前面。技術最發達，進步最快——這一切使得古老的歐洲遠遠地落在美國人的後面。歐洲資產階級沒有從美國摹仿民主制度、政治自由和共和國制度，而是摹仿美國剝削工人的最新的方法。

目前在歐洲以及俄羅斯的一部分，在談論美國工程師佛列節利克·泰羅的「制度」的，是越來越多了。不久以前在彼得堡交通工程學院的禮堂裡，西蒙諾夫就作過關於這種制度的報告。泰羅把這種制度標榜爲「科學的」制度，他的書在歐洲被熱烈地翻譯和宣傳着。

這種「科學制度」是什麼呢？它是在同樣時間的勞動日內，從工人身上榨取兩倍多的勞動。強制

最強壯最靈敏的工人幹活；以秒和幾分之幾秒的特殊鐘錶，來計算用在每道工序每個動作上的工作時數；製定最經濟的和生產效率最高的工作方法；把最優良工人的工作用電影膠片攝映以供觀摩等等。結果是在同樣九至十小時的工作中，從工人身上壓榨兩倍多的勞動，殘酷地耗盡工人的一切力量，以增加了兩倍的速度來吸收僱傭奴隸一點一滴神經的和筋肉的精力。工人不會死得更早嗎？——工廠大門外的工人還多着呢……

資本主義社會技術和科學底進步，意味着壓榨血汗的技巧底進步。這就是來自泰羅書中的例證：

試把將生鐵裝上小車送去繼續加工的工作在新舊「科學」制度下的情況比較一下：

裝貨工人數

一個工人平均裝貨噸數
(二噸等於六十一普特)

工人的平均工資

工廠主對每一噸
貨的裝車費用。

舊制度：五〇〇

一六

二盧布三〇戈比

一四・四戈比

新制度：一四〇

五九

三盧布七五戈比

六・四戈比

資本家降低費用二分之一以上。利潤增加了。資產階級狂歡之下，對泰羅之流不勝稱讚！工人起初獲得增加的工資，可是千百工人被解僱了。剩下的要從事緊張四倍的工作，在勞動中損傷身體。資本家榨取工人的全部力量之後，就把他驅逐出去，只僱用年輕的和強壯有力的人。

極盡科學的能事來壓榨血汗。

原文載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三日第六十號真理報，署名W

章彭年譯自俄文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五五六——五五七頁

(校者：龍大均、蔡宗魁)

俄國工人的工資與資本家的利潤^①

列寧

一九〇八年在俄國舉行過一次工廠調查。^②無疑地，這次調查所提供的關於工人工資數量的數字，是被誇大了的，而關於生產的規模和資本家利潤的數量，則是被縮小了的。因為我國所有類似的調查，都是用純粹官樣的方法來進行的，而且只向資本家們詢問，認為向工人詢問是不必要的。

我們來看看這一最有利於資本家的統計說明了什麼。

根據到此刻為止所已公佈的僅有的初步報告，在俄國一共約有兩萬家工廠（確數為一九、九八三家；我們將在括弧中引證確數，而在正文中則將其增減成整數，以便在閱讀到主要數字時易於理解和記憶。）

男女工人的總數是二百二十五萬（二百二十五萬三千七百八十七人）。其中包括礦山工人和應該納稅的生產部門的工人。

所有這些工人的工資總額是五億多盧布（五億五千五百七十萬）。

① 本文原載於一九一二年八月八日「真理報」，署名T。——全集編者註

② 所指的是一九〇八年財政部工業司所舉行的俄國工廠企業的調查。調查結果的初步資料發表在維·埃·瓦爾扎爾的論文「一九〇九年初帝國的工廠工業」中，此文載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公曆二十四日）出版的「財政、工業、貿易公報」第五十期。列寧利用了該文綜合性表格中的統計數字。——全集編者註

爲要知道每個工人的平均工資，應該用工人的總數去除工資的總數。除的結果，我們得到的數目字是二百四十六盧布。

這樣一來，一九〇八年俄國二百二十五萬工廠工人每人每月的平均工資是二十盧布五十戈比。

假如我們注意到：工人不得不靠這點錢來養活家人，——何況是在房屋和糧食這麼昂貴的目前情況下——，那末這樣的工資就不能不說是少得可憐了。

現在我們來看看，資本家的利潤又是怎樣。爲要確定利潤的數目，應該從生產總額中，即從一切工廠的總收入中，減去資本家的總支出。

生產總額超過四十五億盧布（四十六億五千一百萬盧布）。資本家的總支出是四十億盧布（四十二億八千二百萬盧布）。

就是說，資本家的利潤是五億多盧布（五億六千八百七十萬盧布）。

平均每家工廠的利潤等於二十九萬七千盧布。每個工人一年爲資本家生產二百五十二盧布的利潤。現在我們把工人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比較一下。每個工人平均每年領到工資二百四十六盧布，而每年給資本家生產的利潤是二百五十二盧布。（註：每個工人一年所創造的全部新價值爲四百九十八盧布）

由此可見：工人少半天爲自己工作，而多半天爲資本家工作。如果我們把工作日的平均長度定爲，比如說，十一小時，那末就知道，工人得到報酬的只有五小時半，甚至少於五小時半。其餘的五小時半，工人白白勞動，得不到任何的報酬，工人在這半天中的全部勞動成果都變成了資本家的利潤。

（陳家芷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八卷第二三二——二三三頁）

（校閱者龍大均、蔡宗魁）

罷工鬥爭與工資

列寧

大家都知道，一九零五年俄國工人有名的罷工鬥爭，不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經濟方面，都獲得了非常巨大的勝利。現在根據工廠調查員報告的資料（①），關於這些勝利所達到的高度，可以構成相當確切的概念。

根據這些資料，俄國工廠工人的年平均工資，有如左表：

一九〇一年……二〇一盧布	一九〇六年……二三一盧布
一九〇二年……二〇二盧布	一九〇七年……二四一盧布
一九〇三年……二〇八盧布	一九〇八年……二四二盧布
一九〇四年……二一三盧布	一九〇九年……二四二盧布
一九〇五年……二〇五盧布	一九一〇年……二四二盧布
五年平均……二〇六盧布	五年平均……二三八盧布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一九〇五年是一個轉變年度。就在一九〇五年後，工資從一年二百〇五盧布一下子提高到一年二百三十一盧布，即增加了二十六盧布，即提高了百分之十以上。

一九〇五年的工資比一九〇四年降低了八盧布，關於一九〇五年應該注意下邊這兩點：第一，一

（①）按指「一九一〇年工廠調查員報告彙編」，彼得堡，一九一一年三十七頁。本文原載一九一二年八月九日「真理報」八十六號。——全集編者註